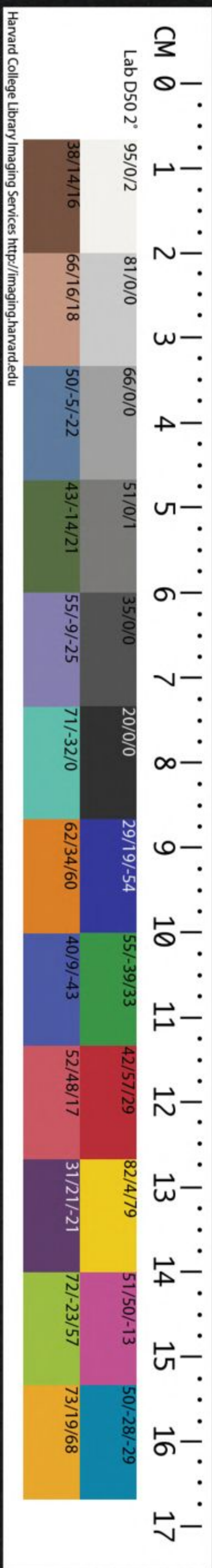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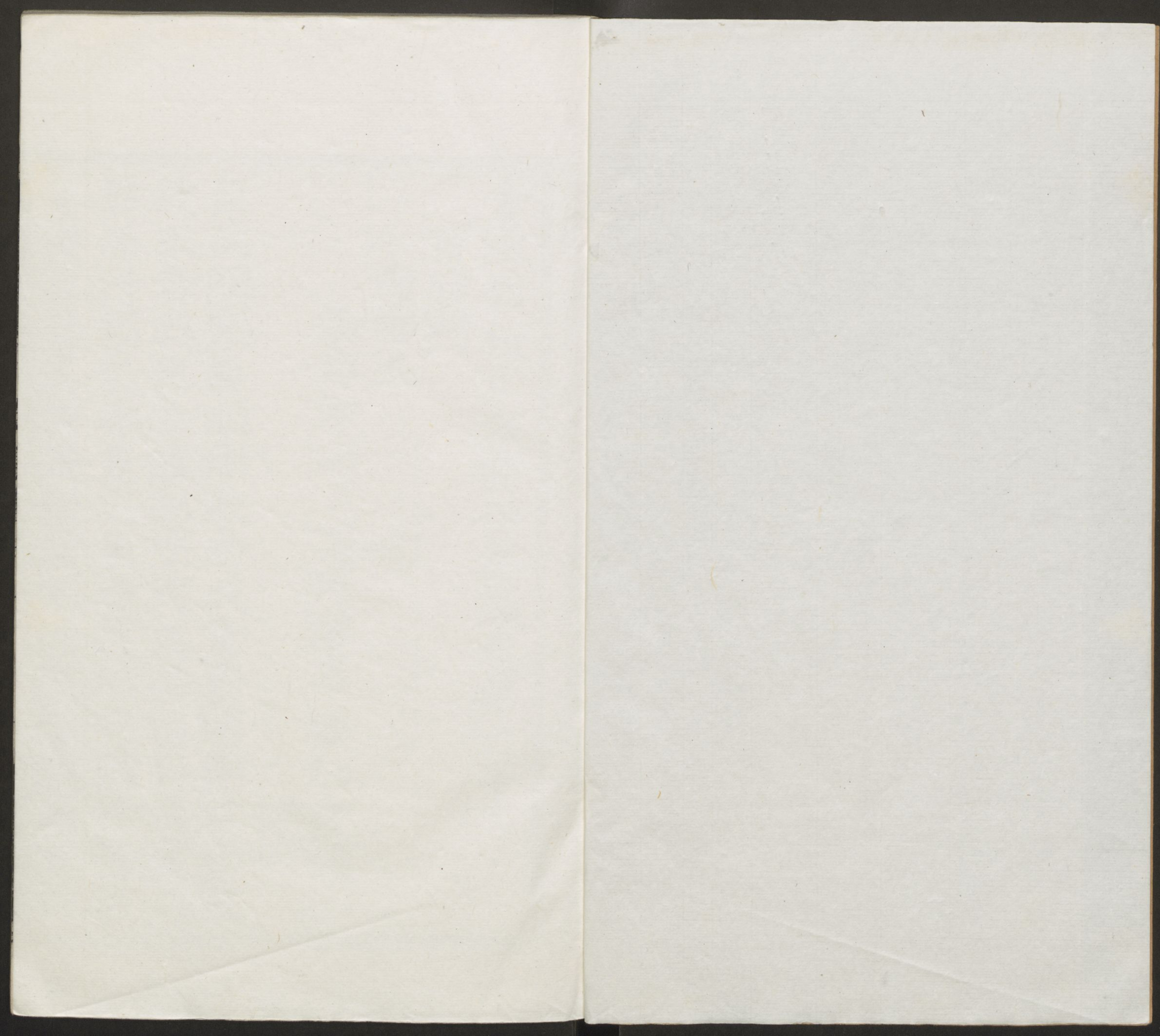


T4664.5/4836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8 1948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六十一

百官門

內侍上

論都知以下不可銜名優加使領

韓琦

臣伏聞寒暑順則歲功成賞罰明則君德立  
故王者興化立政動法天道必功而議賞必  
罪而行罰若春夏之生植秋冬之蓄殺物無  
不從也苟異於是猶言寒暑不順則歲功不成  
賞罰不明則君德不立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六十一

百官門

內侍上

論都知以下不可無名優加使額

韓琦

臣伏聞寒暑順則歲功成賞罰明則君柄重  
故王者興化立政動法天道必功而議賞必  
罪而行罰若春夏之生殖秋冬之肅殺物無  
不從也苟異於是猶當寒而燠當燠而寒物

無不違也善爲國者能執其中以馭天下則堯舜之盛可得齊焉臣材朽職近猥參諫諍之末有所聞見每願竭肝膈上補醇治少副陛下隆寬廣問之意故莫敢容默于位以負甄擢惟陛下矜而察之臣伏見近者睦親宅告成自提舉臣寮而下有詔增秩用勸勞者入內內侍省副都知張永和實揔其事故有遙領團練之命逮夫同列旋亦推恩當時公言共謂非是蓋以其一官之故而衆人蒙

賞故也或以謂省局之內官次相妨因而叙遷未甚爲害臣是以不敢遽有論列今聞前省都知以降又復優加使願臣竊觀衆論益以懷疑誠以勸沮之方爵賞爲大若匪問其官簿疇以年勞則必顯著功籍時申寵拜或不由是皆涉無名故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唯其賢者衛人賞于奚以邑辭請繁纓以朝而詩之孔子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假人東漢館陶

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而曰苟  
非其人民受其殃是以難之斯皆古先哲王  
謹刑賞之源也伏望陛下念恩私於近則  
勞臣必怨失知其採則大猷日新特示至公  
亟行追寢使褒一功而天下勸正一罪而天  
下服爲善者彌思於勵行不仁者更務於革  
心式臻嘉靖之風永協大中之化景祐三年九月上時

爲右司諫  
諫院供職

論都知押班不可升於閣門引進之

上

孫沔

臣竊聞內侍別立主司中官自通禁省有唐  
四品不過於典制五局兼置於今丞所以分  
中閫之政不使挾外廷之議如此檢節尚至  
侵陵故聖宋以來明制斯在太宗著令  
式之文真皇述箴規之訓能詔近習各守  
行藏豈令輕干國柄竊弄天機一言成於毀  
譽三事出於吹噓所繫安危尤加約束是以  
先朝秦翰等數人履行端謹節義深厚心皆

好善意不害人出則摠邊方之寄歸則守內  
庭之職俾之兼領亦不侵官止守使名終無  
殊命今聞欲以都知押班之資外干閣門引  
進之上隳國家之舊典起宦寺之威權况內  
殿起居則別班外朝集會則不預安用異數  
竊據橫行蓋因幹當局務之間多與文武官  
員同事爭列名銜自尊位貌遂欲改革品秩  
僥冀寵榮誰啓厲階輒敗經制今邊陲用武  
賞罰是先遴揀官資尚難激勸豈宜閣寺之

人更居侯伯之上竊恐將帥之臣恥居其下  
策勲之際不重此官大紊紀綱事亦非細伏  
望 皇帝陛下守 祖宗之規式戒左右之  
權倖則朝廷之福天下之幸也所有先降劄  
子下閣門重定都知押班立次乞更不施行

慶曆元年上  
時爲右正言

乞都知押班奏蔭一仍舊制

張方平

臣昨聞重定二省都知押班等著在閣門使

之上物議雜起深以為非當時有司無人論  
執苟從其請既已失之今又聞二省陳乞奏  
授子孫恩澤於常秩上更加一等此事若行  
不唯違越 祖宗法度隳紊朝廷典章必致  
陛下有私近習之各大臣有阿親倖之醜內  
侍有恣橫之議諫官御史有隱默之尤且都  
知押班地處親近宜為 朝廷愛惜事體動  
循軌度孜孜徇公如此僥求何以示外易曰  
履霜堅冰至言當戒其漸也漢之事臣嘗為

陛下言之矣伏乞 聖斷深賜察納其都知  
押班奏蔭恩例伏乞一仍舊制慶曆元年五月  
院

論內臣權任稍過乞加裁抑 包拯

臣伏觀 先朝實錄竊見 眞宗皇帝因對  
輔臣言及前代內臣恃恩恣橫蠹政害物朕  
常深以為戒至於班秩賜與不使過分有過  
未嘗矜貸此輩常亦畏懼王旦等對曰先代  
事跡昭然足以為龜鑑而聖慮言及於此社



稷之福也臣切見近年內臣祿秩權任優崇  
稍過恐非所以保全之也以陛下英明神  
斷有罪必罰此輩或不敢爲大過然在制之  
於初免貽患於後伏願陛下佩服先帝  
之言以爲格訓凡事更加裁抑則天下不勝  
幸甚

慶曆四年上時爲  
監察御史裏行

乞罷王守忠兩使留後俸料何邾

臣伏聞降敕命以昭宣使王守忠修祭器物  
勞効特除景福殿使仍賜節度觀察留後月

俸臣始初風聞內批指揮止授守忠宣慶使  
次日聞授節度觀察留後今雖節度觀察留  
後之命不行仍以月給賜之復遷改使名勞  
淺賞重中外之議頗不爲允夫爵位之設以  
待勞臣而勸忠議故賞之厚薄視功之大小  
歸乎不虛授而已至於舉一職領一事有所  
卓濟蓋人臣戮力之常分也以常分而受賞  
典已爲過矣賞又厚焉適足以啓僥濫之源  
也且守忠之掌修祭器亦人臣領一事戮力

之常爾然 陛下重宗廟之事以報其勞自  
昭宣使超授宣慶使恩獎之行不過不薄適  
其中也而守忠曾不滿望仍要君命夫以小  
勞職分之常而所求猶如此過當則後來有  
冒矢石捍邊寇之臣果有顯効則將何爵賞  
以稱其意焉况內臣領遙郡 祖宗之制止  
於觀察使然非積勞未嘗妄授今守忠雖不  
授兩使留後而得給其祿人情所希皆起於  
漸既得其祿必欲其官苟又從之是何位之

不可求也夫事戒其始末猶不禁况不戒焉  
則弊將橫流矣其王守忠欲乞只依元降指  
揮授以宣慶使所有兩使留後俸料亦乞罷  
給 陛下如欲優示寵待則乞厚以金帛賜  
之足為恩假至於爵祿公器不可輕授授之  
不濫則朝廷紀綱庶可存焉臣以空疎獲備  
耳目遇事即言因無忌諱伏望 聖明特賜  
省納慶曆八年八月十一日時

論王守忠預紫宸殿上宴

何郊

臣伏聞閣門近進四日紫宸殿宴人使坐圖  
入內都知王守忠亦在楊景宗下預坐臣訪  
聞得閣門儀制內外臣寮帶刺史節度觀察  
留後並係遙郡不得正官班列以至賜與進  
獻頗甚殊絕唯正刺史已上凡遇宴會坐次  
方許列在殿上今若以守忠帶兩使留後便  
依正官例升殿預宴即是自今內外臣寮凡  
帶遙郡皆合殿上預坐啓僭壞法莫此之甚  
且朝廷儀品所以辨尊卑上下之分不可輕

棄舊章以生紊亂况

祖宗典法未嘗有內

臣殿上預宴之事此弊一開所損不細伏望  
指揮下閣門速行改正一遵舊制仍令今後  
遇有宴會臣寮職位不合預坐之人不得妄  
有陞進坐次所冀示朝廷紀綱之正戒人臣

僭差之望

慶曆八年十一月上時為侍御史

入內都知王守忠領武信留後尋閣門使綴本

品坐晏西上閣門使錢晦言天子大朝會令

忠為奏定坐圖及郊有言守

忠自知未允宴日辭而不赴

論不宜貸何誠用

又

臣昨訪聞修瓊林苑看池樓兵士經三司論告監官內臣張繼昇盜官材木方下軍巡院勘劾爲事連及御藥院祇候何誠用尋奉中旨釋放臣於十月十日已具劄子論列乞重下有司勘鞠用辨虛實至今未蒙旨揮處置緣繼昇所犯情狀於法不輕未正典刑頗涉物議臣既有聞見理當盡言夫聖王御天下其要在刑政齊一而治化興焉莫怨於仇讎

而有功必賞莫愛於親戚而有罪必罰賞不以仇讎廢罰不以親暱弛然後綱紀法令莫不粲然而政之廢舉猶有遠近事之利害猶有大小朝廷親暱之臣近也有罪不治其害大天下疏外之臣遠也有罪不治其害小何則朝廷本也天下末也繩小自其大正末從其本將欲正天下必先正朝廷將欲正朝廷必先正親暱未有親暱正朝廷亂未有朝廷正天下亂也伏以陛下自紹休聖圖刑政

之柄修舉不墜臣庶有犯少所寬假今宥繼  
昇豈非誠用因方在親侍以累及爲請故薄  
其罪以貸之夫以誠用被 陛下恩私故貸  
其刑是罪均而罰異也或將盡宥則政弛而  
法墮也此則溺愛之弊越於前而害政之隙  
開於後也人君制刑罰於親疎無異也非不  
仁也蓋將正一罪則使千萬人懼也今以恩  
貸一繼昇必將啓百繼昇之犯從而赦之是  
獲安全者寡而陷僂辱者衆也昔漢武帝時

隆慮公主子坐殺人廷尉請論罪帝不敢以  
親故誣先帝法遂可其奏唐憲宗時五坊使  
楊朝汶因理五坊息利錢囚捕平人裴度因  
對極言上曰欲與卿商量東軍些小事我自  
處置度曰用兵小事也五坊使捕平人大事  
也兵士不理只憂山東五坊使暴橫恐亂輦  
轂上大悟迺罪朝汶推是而觀一主非薄於  
骨肉親暱示不以私恩害公義也伏望  
陛下以漢唐二主爲監割不忍之恩正罪人

之名使中外之人釋然知刑政無所私則天下幸甚臣踈遠而議親近豈不知誠用方被  
睽遇威權甚盛言發則禍及無所畏避者蓋  
職在言責不忍負 陛下獎用也謹錄漢武  
帝唐憲宗所行事迹二條進呈伏乞 聖慈  
特賜省察并臣前奏下中書施行慶曆八年  
上時為侍

御史知  
雜事

乞不許內外臣寮奏舉近上內臣

又

臣伏見近日臣寮累有舉奏近上內臣乞陞  
進職任差遣朝廷亦多從其請酌其事體於  
理非便緣內臣雖在外任遇赴闕奏請公事  
非時出入禁中於 陛下左右最為親近或  
有干請易為通達不宜使外臣與之交結以  
長弊倖况外臣薦舉內臣本亦不為朝廷擇  
人皆是希附恩倖為因緣進取之階此風不  
除必敗綱紀伏望 聖慈特降指揮戒約內  
外文武臣寮自今更不許舉薦近上內臣若

奏狀下中書樞密院亦望不行其間或有不  
可任使之入則乞從 朝廷撰擇如此則使  
中外之臣各有分守可以杜苞苴請託之弊

慶曆八年上時  
為御史知雜事

論內臣曾經落職更不許充入內內

侍省都知

又

臣伏聞近日入內內侍省都知職次有關例  
當遽遷緣此職任日夕在 陛下左右最為  
親近所宜遴擇循謹無過之人充選其有罪

累降黜之流不可復議除授况 朝廷近日  
申明內臣條約曾經落職更不許充入內內  
侍省都知等職次自再立此條約今方第一  
次遷改切宜遵行以明命令之信其或自棄  
定制除授失當竊恐命行之後羣情不允必  
致人言煩黷 聖聽臣所以先事論列者欲  
冀朝廷採擇凡一爵賞無有過差以厭人心  
伏望 聖慈特賜宣諭中書樞密院大臣今  
來遞年入內內侍省都知等職次並令依近

日申明條貫施行其過犯曾經落職內臣不在進擬之限所貴遴擇親侍預選必虔皇祐元年

上時為御  
史知雜事

論葛懷敏復內侍名職

胡宿

臣聞昔者葛懷敏先任入內內侍省副都知管幹皇城司公事宿衛不謹致逆徒竊變震驚宮闈嚮非宗廟社稷之重陛下乘輿幾殆及逆徒既獲又不生致規滅姦人之口天下之譏罪在懷敏楊景宗二人而已臣

每念此事痛心扼腕陛下仁聖不忍加重誅止解內職今居外任今因奏事忽有此命若再復內侍命職且赴本任是不久將復入內侍省之職也若再居內省則宿衛之變復未可知兼條制內臣都知副都知之職有過降充外任便不許再居舊職所以防一切之微誠深遠之法制也伏望陛下下令有司檢詳舊制追寢今命法制一壞復之良難有此違礙臣不敢草制其中書送到詞頭一道臣



輒封還

皇祐元年十一月  
上時爲知制誥

論王守忠不當除節度使 孫抃

臣伏聞內降詔旨付中書除授入內都知王守忠充節度使臣初聆此言驚駭未信何也自陛下臨御以來三十年矣其聖意卓然高邁前古者有三舅家之親頗循法度中宮近戚亦自斂職內侍貴人不敢踰越此皆前世所難之事而陛下誠飭訓勵鮮有妄于天下大賢正人歌頌宸衷皆謂周成康漢文

景不能如是故雖夷狄外強蝗旱內作而元元晏然不失太平迺陛下數事感天地信生靈使之然今一旦以統帥之官付中貴豈陛下之心哉臣謹按唐制大總管大都督之職帶使持節則謂之節度使所以尊嚴將領專制軍事安危成敗一以繫焉豈宜中官得處其任大 宗朝王繼恩平劔南有大功朝廷議其賞止進順州防禦使乃別立宣政之號以寵之陛下若以守忠勤盡歲久則富

祿之安佚之獎慰之可也獨不當假大官秩以踰祖宗典法以損陛下聖明臣謂此議必不可行外取天下四夷之笑伏乞

聖斷於制敕未降已前特賜寢罷皇祐五年上時權衡

史中

### 乞禁止輒官童幼

臣聞書云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臣不肖親逢寬仁之主爲執法吏輒原刑罰之本願効愚忠惟陛下幸憐赦臣以畢其說竊惟

前世肉刑之設斷肢體刻肌膚使終身不忘以至履賤踊貴有鼻者醜刑罰之濫乃如此漢文感緹縈之意謂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行爲善其道無由故於肉刑易之以鞭笞曰斬左趾者笞五百劓者笞三百然已死而笞未止外有輕刑之譽內實殺人景帝益寬之僅有存者祖宗覽既往之弊蠲除煩苛顧我細民愛同赤子始用折杖之法新天下之耳目茲蓋曠古聖賢思所未至一旦決而行

之海隅元元如被父母之教惠澤之厚淪於骨髓矣。陛下至明如日廣覆如天高拱法宮深惻民隱何嘗不申敕羣吏親覽庶獄而疑讞屢報罔不蒙生歷代用刑未嘗如本朝之清宜乎天報之佳瑞錫以純嘏。陛下當隆盛之際未享繼嗣之慶者臣竊惑焉。臣聞天地之性人爲貴王者之治故當上調陰陽下順萬物一蟲魚之細一草木之微不當其宜則執政者有罪焉耳。况乎肖方

圓之貌稟精粹之靈乎天其意者宦官太衆而陛下未悟也。何者古者肉刑之一曰宮聖人除之所以重絕人之世。今陛下不以爲意使宦官之家競求他子勦絕人理希爵賞爲門戶之庇童幼何罪陷於刀鋸因而夭死者未易具數夫有疾而夭者治世所羞况無疾乎有罪而宮者前王不忍况無罪乎臣又聞漢永平之際中常侍四負小黃門十人爾唐太宗定制無逾百負臣不敢遠引漢唐

取必於當世請以祖宗近事較之陛下  
試觀祖宗時宦官凡幾何人今凡幾何人  
衆寡之差不待臣言而陛下可見臣愚以  
謂胎卵傷而鳳凰未至宦官盛而繼嗣未育  
伏望陛下順陽春施生之令濬發德音詔  
巖廊大臣詳爲條禁進獻爲宦官者一切權  
罷進獻則不足任使臣謂非不足也弊在掌  
典他務之過也陛下若令宦者兼領外事  
則雖多而不足如今專守中禁則雖少而有

餘且宣傳聖旨分幹職任則有外廷三班之  
臣在外何必區區於中人哉今三班使臣待  
闕都下率三二歲未能補吏至於出妻鬻子  
嗟怨道途和氣旣傷廉隅都盡抑亦內臣侵  
牟負闕所致今旣罷去進獻絕領他務姑可  
許養子得以爲後但勿去其勢耳於內臣之  
計則不至傷恩於陛下之私則不爲害物  
若然天心必應聖嗣必廣召福祥安社稷之  
策無先於此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惟陛下留意中外不

勝幸甚至和元年上時為

審刑院詳議官

論石全斌等護葬妄冀恩澤 范鎮

臣九月中上言外議皆謂石全斌等緣温成

葬事妄冀恩澤 陛下上顧月入南斗之戒

重謹爵祿不可輕授是時 陛下面諭臣本

無此議又云若與此輩轉官是幸朝廷之禍

也臣退而竊喜 陛下之言至明至聖又以

為外議不足聽也比自臣接伴回至雄莫間

道路傳聞石全斌自作坊使轉宮苑使自綿

州防禦使轉利州觀察使其餘幹當使臣例

轉兩資臣惟天子之言豈有不信臣下者如

此必全斌等日久求請 陛下重違拒之大

臣又不為 陛下執奏使天下之人有以議

陛下者 章獻皇太后輔佐 陛下臨御天

下 章懿皇太后輔佐 陛下 章惠皇后

保護 陛下三太后皆有母道於 陛下其

葬之日監護之臣遷拜未嘗如此之寵也賜

與未嘗如此之多也使天下之人議陛下  
篤溫成之愛而有輕三太后之心實繇全斌  
輩之冒濫也繇大臣之不執奏也本朝觀  
察使未有緣護葬而輕授者臣爲諫官若不  
論奏是臣負陛下責任之意乞以臣章下  
中書樞密參詳以臣言爲非乞罷臣職放歸  
田里使免尸素之咎以臣言爲是乞追還全  
斌告敕以塞衆議

至和元年十一月十一日

論石全斌不當除入內副都知

劉敞

臣竊見入內押班石全斌爲入內副都知臣  
謹按全斌昨已有制旨除宮苑使利州觀察  
使未能三日復換此命朝令夕改古人所非  
有若因全斌自陳探其不滿之意曲徇所求  
以悅其心便是朝廷恩典本無定制唯繫宦  
官臨時徼乞宣布天下必以爲惑傳示後世  
必以爲笑何則陛下賞罰當信天下當教  
後世不知全斌功勤凡有幾何昨者嶺外之

行已曾受賞今後温成葬畢賞又不薄不知  
厭足愈求遷進朝廷亦當愛惜事體無宜輕  
改成命全斌閨闈之臣尚如此姑息萬一復  
有權勢重於全斌者如何待之臣雖鄙賤實  
惜此體不敢輒撰告詞至和元年十一月十一日  
論帶御器械須得老成謹畏之人

趙抃等

臣等竊聞內臣閭士良已得旨揮帶御器械  
伏覩前年中郭申錫上言內臣舊制須經邊

任五年又帶御器械五年仍限五十歲已上  
及歷任無贓私罪方預選充押班等尋聞  
陛下聽納中外傳播以爲得宜蓋欲得老成  
謹畏無過之人在 陛下左右聞下樞密院  
常令執守施行今來詔墨未乾已聞除士良  
帶御器械竊以御帶職名將來多是承例叙  
遷押班須是自御帶之任便須選老成謹畏  
無過之人况士良爲性狡獪自來與中外大  
臣交相結託又在河北張皇事勢天下具知

及歷任曾有贓罪至徒今來密院殊無執守  
首紊著令所有士良新命乞賜寢罷別擇善  
良以懲勸 陛下左右之人

至和二年七月  
上時為殿中侍

史

乞罷內臣暗轉官例

呂誨

臣伏聞設官制祿以待其人用為賞勸過是  
則非所以公於天下也竊見近日除管幹御  
藥院入內供奉劉保信王保寧鄧保壽王世  
寧四人遙郡團練刺史傳聞中外駭動人聽

臣輒以 國朝故事言之高品黃門三十年  
供奉官十年一轉蓋不使此輩坐而竊祿如  
咸平中洛苑使入內內都知秦翰與雷有終  
討王均之亂既而有功授以內園使恩州刺  
史即不知保信等立何勞效與秦翰恩賞一  
同只是攀援暗轉無名之例伏乞追還成命  
特與平轉屬邊疆多事之際恐因此內臣無  
功進秩掌兵授律者不肯用命鶴有乘軒衛  
人無戰意斯有國者為之深誠惟 聖斷無



以私昵害天下之至公乃臣拳拳之望也

嘉祐

三年十一月上時  
為殿中侍御史

乞罷內臣暗轉官例

呂誨

臣伏聞寶元前諸閣分內品之類不過一二十人比來增及數倍除身分俸外更請本閣料錢四時衣服又破三司折食價錢冗費甚多繇此歷天章閣後苑內東御藥院最為優厚或因監督工作一切小勞便理績効得聖旨盡下則超資躡等謂之闇轉自內品供

奉不數年間授諸司使遙領刺史防團之任向時石全育何承用盧昭序張茂則馮承用之類其名甚多不可殫舉既與之闇轉則俸祿隨而增給如此濫恩非特亂先朝之典制較之前古亦未之聞也如前班武臣更歷外任及公邊立顯功著效者未有酬賞若是之速焉竊以國家設爵均祿砥礪才能顯其進用以成大業豈特為內官假貸而賈天下之怨言謂主上恩厚於私昵甚為

朝廷惜之臣即不知 祖宗之制度何緣而  
廢至當 陛下即位之初 太后臨朝制命  
出於帷幄威福假於內官斜封墨敕授之匪  
人故外廷鮮得聞知疑闇轉之例自茲而始  
暨明道而後 陛下躬覽萬機北司之弊不  
聞剗革柰何復使熾盛於前也然宣命降於  
內省遷擢誥敕亦關於兩府蓋自來上下循  
持蔽而不言以 陛下爵祿植爲私恩交結  
貴倖因緣致身於近輔者比比有之以是積

弊寢久 陛下無由而知蠹公害政莫甚於  
此都城之下高門大第寶貨充積富貴窮極  
皆倖臣之所有也傾府庫之貨財竭生靈之  
膏血以資無功何所取益臣恐人神怨怒非  
朝廷之福也設若保信等出居外任薄立勞  
效 陛下復以何官待之臣竊謂 先帝賞  
秦翰討賊之功宜守之爲例則小人覬覦之  
心自息伏乞旨揮入內內侍省檢會諸閣分  
寶元以前人數比類今日如負數過多即行

減省及管幹天章閣後苑內東門御藥院各  
限定人數或與三年一替並令入內內侍省  
將印紙曆子具有無公過事件批書如因勞  
效得旨酬賞格即時與叙遷送中書出給詔  
敕所貴內侍省與樞密院中書相關不敢啟  
欺得以盡公其閣轉俸給一切非例伏乞裁  
罷仍追寢劉保信等前命止與平轉俾中外  
臣寮陞進均一賞有所勸天下大幸  
嘉祐五年

上月

論押班須年五十

司馬光

臣伏見 朝廷近除帶御器械蘇安靜充內  
侍省押班臣竊聞 國家舊制兩省押班須  
年五十以上方得為之安靜年未五十特蒙  
擢用臣恐今後內臣求進者援以為例迺有  
年齒極少遂居眾首國之舊章因此隳壞竊  
為 朝廷重之伏望 陛下追寢安靜前命  
以存典法  
嘉祐六年上  
時知諫院

論朱穎士干求內降乞行勘責

傳堯俞

臣近以朱穎士管幹汴口兩有文字干冒  
天聽傳聞差遣雖罷而穎士等未嘗勘責得  
之則爲僥百倍失之則無損萬分此正中貪  
欺者之策也臣聞明主好要而失之在煩夫  
百官幾人一日幾事欲人人丁寧而事事戒  
敕則所遺者何可勝舉唯間取其過甚者痛  
繩之則庶官相勉萬事俱理此最要務而  
陛下所宜留神其穎士因緣內降內侍省不

覆奏依條取勘都水監迎合舉官伏乞早賜  
旨揮勘責施行不然貪覲者未已欺罔者無  
懼壞陛下之法者日衆煩陛下之聽者  
日多再三之瀆伏俟誅譴嘉祐七年七月上  
時爲監察御史裏  
行

論李允恭不合薦孫永昌 又

臣伏聞入內都知李允恭奏男供備庫副使  
堯佐之子永昌爲入內黃門竊聞內臣許養  
子一人而初補入內都知亦無恩典允恭既

不合薦孫堯佐亦未嘗養子一旦破條越例  
事出非次此命一行必有扳援而進者則  
陛下之成法遂廢大凡因事以啓僥倖爲易  
置防以限恩澤則難官賞之弊近方粗革徼  
倖之塗膠固拘礙未能剷除者甚多其已行  
之法惟陛下持之如金石勿遽轉移則天  
下幸甚永昌新命乞行追寢允恭久侍左右  
條例非不詳知公違制敕亦望特行勘責况  
內侍省條例甚明而永昌違礙非一不敢具

陳以煩

聖聽伏乞旨揮子細勘會免致蒙

蔽

嘉祐七年  
七月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六十一

終

孝言卷之二 九

